

語言是一個民族從事任何一項人類活動的工具，當一個民族從自身內在的自由之中成功地構建起語言時，就意味著他們邁出及完成了關鍵的一步，在這基礎上才能夠追求更高級的人類發展方向。語言構成了激勵精神力量的生動原則。一個民族的精神特性和語言的形成，兩者關係極為密切，語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現；民族的語言即民族精神ⁱ。

生成語法理論是一種描述人們如何學習交流的途徑。這理論的核心理念是人類所有語言起始於一個共同的源頭，一套人腦固有的與生俱來的語法規則與方法，一種很自然的方法。人類天生具有取決於自由的思考、推理以及表達思想及理性(交流)的特有知性能力。喬姆斯基重視對人類語言能力的研究，把生成語法在某種程度上歸入關於語言、心智與大腦關係的自然科學研究ⁱⁱ。

大自然在人類面前展現出豐富的色彩，這一切我們都能夠以語言來描述它。又或事物是否有利或有害，是否合乎正義或不合正義，以及其他類似觀念的辨認，人類都能由言語為之互相傳達，家庭和城邦的結合正是這類義理的結合ⁱⁱⁱ。人與人溝通，以說話或標誌使大家明白其中意義或交換意見，取得共識；溝通越多，分享之經驗及了解之含意的範圍越廣，達至相互了解及合一境界。人類語言充滿了象徵、概括或抽象作用，因為有無數的事情人類還難以認識、不完全理解，用象徵語言表述我們無法界定的概念，獲得了可資識別的意義。

言語可算是人心靈的鏡子，是肉眼看不見的，如果我們想讓別人知道我們內心的意願，沒有什麼比言語更可靠、更迅速地實現我們的意願^{iv}。

洪堡特(Wilhelm Von Humboldt)認為，語言其實是一種精神活動與“世界觀”，這種活動具有創造性與動態的開放性；語言中沒有任何靜止的東西，一切都是動態的。語言絕不是產品，而是一種創造活動。每一種語言都包含一種獨特的世界觀，每一種語言都在它所屬的民族周圍設下樊籬，人只有跨過另一種語言(學習外語)的樊籬進入其內，才有可能擺脫母語樊籬的約束，亦可以說，學習一種外語，就意味著在業已形成的世界觀的領域裡贏得一個新的立足點^v。

「思想是無聲的語言，語言也就是有聲的思想」。維特根斯坦認為語言有一種深層的邏輯結構，理解這種結構，便能發現清楚表達和有意義的言說界限；「語言的界限就是思想的界限」，一旦明白語言的性質，就能明白對甚麼可以進行清楚和有意義的思維，也就看清語言和思想的限度，超過這限度，它們便成了無意義的東西。^{vi} 他的名言是：「如果我們無法有意義地、合乎邏輯地說話，我們必須保持沉默。」

保祿宗徒認為縱使人有「語言奇恩」，或更能說天使的語言，但心中沒有愛，就只像一個發聲的鑼或鈸，一切都毫無價值^{vii}。

孔子對語言作用的名言：「名不正，則言不順；言不順，則事不成。」又云：「亂之所生也，則言語以為階。」孔子說明了語言不當，會引起禍亂的現象，勸誡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應謹言慎行。

語言的存在和傳佈與否，並非取決於語言本身的優雅粗俗，而是受制於它所處的時代，語言從來就不只是溝通的工具，它亦是國家實力的展現。拉丁文因羅馬帝國建立，成為境內唯一的「普通話」，也曾是西方世界最普及的語言；大環境的變遷，二十一世紀的今天，英語成為國際流通的語言。

今日拉丁文乍看已遠離我們的生活圈，但是它以各種不同化身環繞我們的日常，學校校訓或格言(school motto)、現今習用的醫學、法律、科學、植物等名詞，皆來自拉丁文；當漫遊古蹟文化，舉目所見的碑文和記載、建築物上的銘刻，多以拉丁文書寫，故此考古學者，特別考究有關希臘或羅馬古蹟，通曉解讀拉丁文是先決條件。同樣，中國古文也被白話文替代，少年時背誦不求甚解、只因聲調鏗鏘有趣，轉眼已不再實用，被奉為鑒往知來、博古通今的中華瑰寶。

教宗聖若望第二十三稱拉丁語言為公教語言，珍視之如真理聖律的美服，陶冶及培養青年之智力德性；拉丁文語意固定不變，是羅馬教會與各地教會普遍一致的連絡傳達的工具^{viii}。

基督徒信仰認同耶穌為普世話語(universal Logos)的基督，這普世話語就是一切事物的創造性結構^{ix}。天主的言語在舊約的重要只為準備新約時代的中心史實：天主的言語-聖言-成為血肉進入歷史，歷史的頂峰就是耶穌基督，天主聖言以人的言語進入歷史。

福音中，耶穌言語的表現正如舊約中天主的言語一樣：是一種能力，可以產生效果；是一種光明，給人啓示奧秘。耶穌只用一句話完成了作為天國標記的奇跡(瑪八 8-16；若四 50-53)。也是用一句話，他在人的內心產生精神方面的效果，祂所行的奇跡是該效果的象徵；如癱子的痊癒象徵罪惡的寬恕(瑪九 1—7 平)。他又用一句話把自己的權力轉交給十二位使徒(瑪十八 13；若廿 23)，並建立了新盟約的標記(瑪廿六 26-29 平)。具有創造能力的言語，在他身上，並藉著他而活動，在世執行救贖的工程^x。

ⁱ 威廉馮洪堡：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，第六章 對語言作詳盡的考察

ⁱⁱ 喬姆斯基生成語法述論(王雷) 第三章喬姆斯基生成語法：哲學，還是科學？ P.78 江西人民出版社

ⁱⁱⁱ 亞里士多德：政治學(吳壽彭譯)，商務印書館出版

^{iv} Desiderius Erasmus: COLLECTED WORKS OF ERASMUS- PARAPHRASE ON JOHN,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Jane E. Phillips, 1991

^v 洪堡特：洪堡特語言哲學文集(姚小平譯注)， P. 298-299 湖南教育出版社

^{vi} Wittgenstein,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by A. C. Grayling (Oxford U.P.) P.21

^{vii} 格林多前書第 13:1

^{viii} 教宗若望二十三之宗座制誥 Veterum Sapientia 1962

^{ix} 蒂利希 Paul Tillich: 文化神學 Theology Of Culture, p.164

^x 聖經神學辭典：8. 天主的言語(趙一舟)P. 34-35

與朋友分享：學習拉丁文

多年前，迷上神聖幽美的額我略聖歌(Gregorian Chant)，一班有相同興趣的教友組成一個興趣小組，叫” Cantamus”，每月一次相約於聖堂練習詠唱，除表達對美善的天主讚頌之餘，歌聲、曲調又可讓心靈得到欣喜滿足。練歌除練習 sight sing 四線譜、調號及音符外，還要認識 chant 的歌詞，但經常不理解，不理解又如何唱得好？又如何真正表達出歌曲的真意？

唯一解決就是學習，硬著頭皮報讀「難度高」的拉丁文課程。拉丁語可稱為一個無與倫比的心智鍛鍊工具，最驚人的部分，就是大部分的字都有格位變化，好像一個名詞就有六種格位變化；一個形容詞根據詞性與變格有 36 種變化？當然動詞、代名詞那些也都有變化，小測只有不停背誦，幸好老師教文法之餘也唱唱 chant。熬過初班及中班後，收獲是懂得唸拉丁文禱文、讀歌詞、查字典，拉丁文文法就已忘記得七七八八了！ （完）